

十常史人

随笔

BAORENSUIBI

杂文

BAORENZAWEN



乱翻书

陈四益 著

学林出版社

报人随笔杂文

乱翻书

陈四益随笔

陈四益 著
学林出版社

乱翻书——陈四益随笔

作 者 陈四益
责任编辑 雷群明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三楼
(电话 64519008转; 邮政编码 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发行部
(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 200010)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插 页 4
字 数 28万
印 数 1——3000
印 次 1997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7-80616-359-X/I·124
定 价 18元

序

何满子

这集子的第一辑题作《乱翻书》，作者又将这三字当作本集的书名，並嘱我作序，我也就客从主便，从乱翻书谈起。

据我所知，作者是认认真真读书的人，他自称为“乱翻书”，如果不是文人的谦抑，就使人怀疑带有某种牢骚情怀。但这里也客从主便，就当他这些文字是乱翻书翻出来的。

乱翻书，显然和正襟危坐，聚精会神，丹墨频施的那种读法不同；与之相应，读书的目的也和蓄意要辨章学术、阐发名理的名山事业不是一路。作者所谓的“乱翻书”，据我想，读者也可以从本集的文字感知：作者对世态有甚多感触，信手拿本书来随便翻翻，涉猎之际，忽有会心，于是心中所怀与书中之义摩击迸发，形之于文字而不能自己。翻书只是抒感的触媒，佛家所谓因缘生发，其旨归在于指点世相。故末辑题名《人间世》，虽未必是故意经营，但正所谓念兹在兹，不经意间颇有卒章见志的味道了。

上面说过，作者是认真读书，极有条件做学问的人。但是，不论是辨章学术，还是阐发名理，乃至自创学说，兜来兜去兜到底还是为时为世为事。哪怕议论和学说形而上到什么程度，玄乎到令人莫测高深，其根柢和作用都在于并为了人间世。宋儒所谓圣书贤传不外乎日常伦理是也。能从长远的文化着想，潜

心于探究人生奥理，奋力于鸿篇巨制固然可贵，但在世变迅疾的社会，有心人怕更倾心于鲁迅所说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攻防的手足”的直薄现实的有棱有骨的短什。所写虽仅是世相的一枝一节，但逐类寻索，也可玩味出人生大概。从文体来说，如本集这样的文字也更能显示作者的心性人格，利于读者和作者贴近。

以上约略提到了《乱翻书》和《人间世》两辑的因果和旨归，似乎也不该怠慢了另一辑《图中味》，否则，这道策就对得损题或曰照应不周了。好在这点不难，还敢保证对答得合于作者原意。揭穿了说，则是转述作者自己告诉我的话。他说：“这辑是和黄永厚合作，他画他的，我写我的，他借题发挥，我借画发挥。”如此说来，关键就在“发挥”上。前人题画的诗文多矣，大抵就画论画，或兼及画家，略有生发，也离画题和画家不远。试以名家名篇为例，杜甫《画鹰》在描摹画中主题苍鹰的姿态之后，发挥的想象也只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仍从苍鹰着意。杜甫的另一力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通篇只咏画家，从“将军魏武之子孙”追溯家谱起，一直写到他的弟子韩干，俨然是一篇画家小传。苏轼的题画诗最多，也不出这个路数。如传诵极广的《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画面之外，延伸出来也不过发挥到画题中的时令：“正是河豚欲上时”。他的被汪师韩评为“妙言奇趣，独立千载”的《韩干十四马》，也不过尽描叙画中诸马姿态的能事，到篇末要发挥时，不知脑筋怎么一转，把自己写了进去：“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仍不离画面和画家，这似乎是历来文人题画的普遍的游戏规则。倒是明清以后的少数画家自己的题识，偶有将画意和世相关合的，但也发挥不多。

本书作者近年来常和画家丁聪唱连档戏，《绘图新百喻》、

《唐诗别解》等讽喻世态的篇什都大有发挥，机趣横生，自成风格。但那些是作者摭文解诗，出于主动，要画家去配他的；这回反主为客，以文配画，发挥起来就要看画里的“眉眼”了。然而作者有他自己的思维定势，发来挥去都要死盯着现实世相。好在黄永厚的画题是《聊斋》故事和魏晋人物，更加缚不住他。小说固然可以发挥来推敲人生，历史人物也无须特意借古讽今，今人身上处处活着古人的阴魂，只要将历史人物的精髓抉出，古世相就照燃出今世相来了，这叫做翻老谱。因此这一辑也和前后两辑同一旨趣，是衣着不同的一母所生的三胞胎。

我和作者已可算谗交，自己老而无用，因而特别关心熟人的文字，仿佛可倚为代言。倘要我品评一下作者的文心，则我想在目光犀利、剖析明快等通常的赞语以外，从旁人也许不很注意的方面，拈出“镇定温婉”四字作评。镇定乃能有把握，有分寸，不瘟不火，点到就算；温婉乃能蕴藉，刚柔兼济，留有余地，无剑拔弩张之势。这是和作者的资质品性和处世态度相表里的。他是一个谦厚宽让的人。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有时笔下仍要透露出嫉恨和忿慨，就足以想见那迫使他不能已于言的现实是何等性质了。这是令人不胜喟叹的。

1996年10月于沪寓

目 录

序·····	何满子
乱翻书·····	1
从美刺到扯淡·····	2
也是传统·····	7
王国维二题·····	10
焚书·著书·读书·····	12
站着读与跪着读·····	15
读经难·····	19
诗注·····	22
不焚之焚·····	25
这些事是不该忘记的 ——读《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30
《牛山四十屁》·····	37
一本可怕的书·····	47
且说读经·····	60
没有“新大陆”·····	64
“爱国的自大家”·····	66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其他·····	69
读书真不易·····	73
“送去主义”质疑·····	76

儒学箴言	79
说“孝”	82
再说“孝”	85
关于儒商与儒商文学	88
《官箴》的故事	94
古人是怎么说话的	97
占卜闲谈	101
算命与透底	104
说说历史上女人的“妒”	106
郴州三绝碑	108
图中味	111
黄永厚和他的画	112
黄永厚其人其事	118
见怪不怪	123
借画说侠	126
“终当不易心” —— 读《敢来三碗》	129
读《偷桃》	133
《捉狐》解	136
《车夫》析	138
《鬼哭》释	140
何来“菽中怪”	142
《妖术》心解	144
换心术的奥妙	146
大丈夫	149
“好快刀”	152
老子、儿子及其他	

—— 读《柳氏子》·····	155
说《三生》·····	158
男人、女人及其他	
—— 读《董生》·····	160
联宗的悲喜剧	
—— 读《鄱阳神》·····	163
山巨源	
—— 读《竹林七贤图》之一·····	166
嵇康之死	
—— 读《竹林七贤图》之二·····	170
阮籍的狂	
—— 读《竹林七贤图》之三·····	174
向秀的转向	
—— 读《竹林七贤图》之四·····	179
王戎不贤	
—— 读《竹林七贤图》之五·····	184
醉刘伶	
—— 读《竹林七贤图》之六·····	190
阮咸的人生	
—— 读《竹林七贤图》之七·····	195
搭头吕安	
—— 读《竹林七贤图》之八·····	200
人间世·····	205
怀师·····	206
关于刘大杰先生·····	209
《袁中郎全集》与《双峰记》·····	213
朱东润先生·····	215

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	221
漫话丁聪	227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241
江阴三刘	247
《脂麻通鉴》序	253
奇想	255
认真一些,如何?	257
乱点标点	260
无须丧气	262
不是为了说笑话	264
写字诀	267
好话·假话·废话	270
脱“套”	272
勾脸	275
报刊功能说	277
说话的艺术	280
拆灶及其他	283
勿说尽	286
人格的力量	
——看文献传记片《陈嘉庚》	288
看包公	292
刘罗锅、清官戏及其他	296
观剧杂咏	301
唬人的招数	304
知难?行难?	306
“盖棺论定”及其他	309
关于明星的杂感	312

公战与私斗	316
借名与卖名	318
福尔摩斯“名言”	321
说“热”	323
知难	325
观音如何不肯东去	328
名者实之宾	330
平均梦	333
古话今说	336
“吆喝”论	339
趋新与复古	341
天何言哉	344
别一种遗传	347
也来说龙	350
自讨没趣及其他	353
重说轻做	356
推己及人	358
排斥与同化	360
商亦有道	362
天公地道	365
花钱责任制	367
指象为猴	370
后记	372

乱 翻 书

假日多暇。

戏，懒得去看。交通不便不去说它，单是那几百年不变的、慢腾腾的拖腔，就叫人坐不住，再加上超分贝的锣鼓，更令人没福消受。

电影呢，除了爱便是打，为爱而打，因打而爱，看上几部便觉俗套。大约为了经济效益，许多影院特设了鸳鸯座。真鸳鸯、假鸳鸯、家鸳鸯、野鸳鸯在那里唧唧唧地“关关雎鸠”，你还能专心致志地看电影么！

公园里收费的花样太多，商店里物价涨得太快，倒不如索性关在家里，或凭几，或倚床，翻翻闲书，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吧。

翻书，又不免想起“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诗句。据说，这两句诗曾断送过一个人的性命。因为那时是“我大清”，他竟敢说“清”风不识字，岂非“狂悖”，岂不该死！

余生也晚，躲过了那个倒霉的时代。今天，翻翻书该不会惹出什么祸来吧。于是，将这组翻书翻出来的文字，统名之曰“乱翻书”。

从美刺到扯淡

从美刺到谏諫

有人说，中国是诗国。有道理。三百篇而下，诗人之多，作品之多，怕是无与伦比，不知是否已有好事之徒，把这列入什么“世界之最”中去。

中国人写诗，讲“美刺”。套用现代的术语，“美”就是歌颂；“刺”呢，当然就是暴露了。既要歌颂，又要暴露，可见我们的古人还不懂得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但是，古人毕竟愚鲁，不像现代人什么都要定量分析，所以，虽然讲“美刺”，却从未想到要定下个比例，比如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之类，也没有规定下一篇作品中是否要以“美”为主或以“刺”为主。

因为没有这些规矩，美便是美，刺便是刺，爽气得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是“美”。“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是“刺”。歌颂起来热情洋溢，暴露起来也辛辣尖锐。

不过，时间长了，写诗的人便渐渐发现，“美”是不要紧

的，即便说点过头话也决没有人来追究责任。“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没有听说有人会去核查一下那邦畿是否真有千里，也没听说过有人去推敲一下“四海”是否真的都来朝贡。“美”是从来不受制约与惩戒的。“刺”就不同了。又是兜老底，又是揭疮疤，甚至指着鼻子骂。若是刺的是小民百姓，他或许隐忍不发，若是刺的是大人先生，他能受得了吗？《硕鼠》、《伐檀》，还是泛泛地骂，当事者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新台》、《南山》，则差不多像贾府的焦大，把爬灰、养小叔子之类的丑事都抖落出来了。主子们听了，能不施以颜色吗？塞一嘴马粪，已算是从宽处理了。

马粪塞多了，诗人们便悟出了些门道，知道“刺”是可能挨整的，弄不好还会掉脑袋。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于是，脑子灵光点的诗人想出了“主文而谏”这个妙招儿。

“主文”不用解释，写诗嘛，总不能都是标语口号。“谏”呢，就很有些奥妙。意见还是可以提的，不过不能直说。含含糊糊，隐约其辞，采用譬喻、象征的手法，让大人先生们自己去领悟。就像今天，如果直拔直地说“你腐败，快些改”，不行；如果说“屋梁若遭虫蛀，总有一天会折断的”，那就好些了；若是说“皓月微云翳”呢，那就更好了。

谏，可以不塞马粪，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来的人，忘掉了前面的“主文而谏”，单单把后面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拿出来大讲特讲，结果吃足了苦头。这是不肯好好读圣贤之书的结果。塞一嘴马粪，怪得谁来！

从谏到猜谜

不过，“谏”到底要“谏”到什么程度，分寸依旧难以掌握。

“满”得不够，失之太直、太露，上头一发脾气，不免呜呼哀哉；“满”得太过，又失之隐晦，上头是不发脾气了，但下头也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不定还要问上一句：他说的是什​​么呀？

且看一例：

“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惟向眼前怜易落，不如抛掷任春风。”这是著《诗品》的那位司空表圣的诗，题为《读史有感》，也有作《南北史感遇》的。那么，他究竟是读了《南北史》中哪一段才发出了这些“感”呢？很难猜。有人说这是有感于梁武帝的。第一句，写梁武帝自取天下；第二句写他虽有所振作而终无大效；第三句写他自知帝业不能长久；末句讲他舍身佛寺，抛掷天下不复爱惜。

讲诗的人讲得头头是道，听者却仍不免存有疑惑，因为诗歌本身的意象与这解释距离未免太远。

司空图大约总有些不好直说的感触，这才曲曲弯弯地写成这首诗。但费大半天劲，读诗的人莫名其妙，岂不是很悲哀的么！

再看一例：

“晴窗初睡稳，好梦正浓，佳境渐入巫峰。蜂媒蝶使殷勤说，西家曾见朦胧。相推又还就，早锦裆怎褪，罗带轻松。心头微颤，恐鸾衾飞落余红。何事忽来山雨，惊破觅无踪。甚处重逢？空惹恹恹春病，琼篝麝息，宝瑟尘封。向谁行诉，只斜阳冉冉怜依。最销魂、高树初蝉乱咽，恨锁齐宫。”

如果就词论词，这是写的一场春梦，然而好梦难成，终被惊破。幸亏作者马叙伦先生自己后来作了笺释，这才使人明白，原来它隐括着袁世凯称帝这一大变局。

首句说袁世凯刚刚当上总统，地位初稳；“好梦”二句说他想入非非，图谋称帝；“蜂媒蝶使”指劝进的筹安会诸人；“西家”

事指拿破仑称帝；“相推”以下，写筹备大典、改元，兼及袁世凯犹疑恐惧的心态。下阙，写蔡锷云南首义，各省响应，袁氏被迫撤销帝制，因而致疾，终于在斜阳蝉咽声中，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把袁世凯称帝比作一场春梦本也不错，但写得这样“满”，字面上如此不着痕迹，如不自作郑笺，他人如何解得！

专制使人不敢直言，只能隐晦曲折地表露思想。当着这种无可奈何的隐晦，成为诗学中公认的法则时，解诗也就成了猜谜。

从猜谜到扯淡

猜谜式的解诗，也自有它的趣味：

“美人如花隔云端”，这是思念皇上；“玄都观里桃千树”，这是讥刺新贵；“高处不胜寒”，这是处高思危；“山深闻鹧鸪”则是行不得也，哥哥！

专制企图扼杀一切反对者的声音，但它不曾料到，结果竟成了一切声音都被认作反对者。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的这首《滁州西涧》本是“有标题音乐”，是一幅山水小品，写得清丽脱俗。但让发掘微言大义的解诗者一讲，情形便截然两样了：幽草生于涧边，喻君子在野；黄鹂鸣于深树，刺小人而居高位，巧言如流；春潮带雨，其急可知，哀国家之多难也；“野渡无人舟自横”，叹济世之才如孤舟横野，特君相不能用耳。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一首山水诗经此一解，立马变成了政治讽喻诗。

但是，这种猜谜式的解诗法，由于把一切都生拉硬拽地拖向政治，诗歌也便成了政治的婢妾。更糟糕的是，由于一切诗歌都

可以替它披上政治的婚纱，便从此为政治迫害与政治陷害打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说刘禹锡因咏桃诗而再度遭贬，是因为诗中隐喻过于明显，那么，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差点“断送老头皮”便是一场政治陷害了。那位副相王珪，在政事方面别无长干，只会请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被称为“三旨相公”；他的诗，因好用金玉珠璧等字样，被称作“至宝丹”。但是，他在搞政治陷害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因为苏轼《咏桧》诗中用了“蛰龙”一词，王珪便状告东坡，说他在皇上之外还要再找一条龙，有“不臣”之心。亏得宋神宗还算解事，不是那种干儿子干女儿在耳边灌几句闲言语便不问青红皂白大动肝火的昏虫，只说了一句“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便一笑置之。不然，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

这种政治陷害活动，在清初最为活跃，那是因为秉政者鼓励，想藉此摧残知识分子的锐气，使他们俯首贴耳为清廷所用。

陈鹏年一句“代谢已怜金气尽”，因宵小告发（今天叫举报或打小报告），说“金”是大清入关前的国号，便被摘印下狱。也是亏了康熙还明白，说了一句“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才保住了性命。更多的人，则都成了这种政治诬陷的牺牲品。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了头；胡宗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斩了首；徐树夔因诗中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一类句子，惨遭戮尸，连带着家人、生徒、诗友也都杀头的杀头，杖流的杖流，为奴的为奴，好不悲惨。

以诗定谏，借诗陷害，这固然都同中国诗歌“谏谏”、“比兴寄托”的传统有关，但哪里还是在解诗，只能算是扯淡罢了。